

雷克斯·斯托特侦探小说

三重危机

TRIPLE JEOPARDY



(美) 雷克斯·斯托特 著
衣光春 徐安维 译

★他是史上智商最高的作家，**四岁**通读《圣经》，**十五岁**发表诗作；**三十岁**时在四百个城市开设银行；**四十岁**时他一贫如洗，开始创作侦探小说糊口；**五十岁**时作品累计印数超过**八千万册**，和埃勒里·奎因并称为**美国侦探小说黄金时代最高成就者**；他是一位英勇的**反纳粹斗士**，为了理想放弃了每年超过**一千万美元**的收入，得到了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民众的称赞。他就是**雷克斯·斯托特**！

★他是史上体重最重的侦探，身高**一百八十厘米**，体重**一百二十三公斤**，头部占全身高度的**五分之一**；他酷爱兰花，终日以闻香为乐；他每天要喝**七升**啤酒，吃掉的美味佳肴**难以计数**；他的双手难以环抱自己的肚子，很难连续走上**十步**，因此所有的案子都是在办公室的**写字台**前解决的；他**脾气暴躁，喜怒无常**，从来不会低声说话；他的名字来自古罗马**第一暴君**，他时刻引以为傲；他是**最具影响力的侦探**，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奖在今天是全世界最权威的侦探文学大奖之一——他就是**尼禄·沃尔夫**！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三重危机

Triple Jeopardy

(美) 雷克斯·斯托特 著

衣光春 徐安维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重危机 / (美) 斯托特著; 衣光春, 徐安维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133-0186-2

I. ①三… II. ①斯…②衣…③徐…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20234号

TRIPLE JEOPARDY by REX STOUT

Copyright: © 1980 BY THE ESTATE OF REX STOU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NEW STAR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三重危机

(美) 雷克斯·斯托特 著; 衣光春 徐安维 译

责任编辑: 邹 瑾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郑 岩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8

字 数: 133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一版 2011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186-2

定 价: 25.00元

目 录

1	报应
75	弑警犯
157	矮子与猴子

报应——

第一章

“我们的侄子阿瑟有点浪漫主义，”本杰明·赖克尔夫人说话时薄薄的嘴唇几乎未动，“他觉得加入共产党是件浪漫的事。”

尼禄·沃尔夫对她皱着眉头，抑制着自己的怒气。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这把椅子很大，足以承受他那如今已达一百四十多公斤的体重。我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偷笑着，心里多少有些同情他。赖克尔进口公司办公室的一个秘书打电话过来预约了赖克尔的拜访，时间是下午六点，在沃尔夫位于纽约西区第三十五街的褐色砂岩老房子一楼的办公室见面。但这位秘书却从没说过赖克尔夫人也一起来。这位妻子看上去就让人头疼，满口陈词滥调，还经常打断对方的谈话。就算是一个男人，沃尔夫也会对其大皱眉头，更不用说这是一个女人了。

“但是，”沃尔夫不算很刻薄地反对道，“你说他不是个共产党员，相反的，他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在为FBI做事。”

他本来想告诉赖克尔夫人她找错地方了，但他说不出口。他的房

子，算上地下室和楼顶上摆满了兰花的花房，共有五层；这栋房子里还有厨师弗里兹、花匠西奥多和我——做不了什么事却白拿私人侦探薪水的机要助理阿奇·古德温；还有，在他办公桌上的镇纸底下，压着作为定金的赖克尔公司的三千美元支票。

“就是那样的，”赖克尔夫人不耐烦地说，“为FBI工作难道就不浪漫了吗？但浪漫不是关键原因，他为FBI做事是为祖国效劳，而这竟成了他们杀死他的理由。这事儿跟他的浪漫特质毫无关系。”

沃尔夫做了个鬼脸，决定绕开她，把目光转向赖克尔先生。赖克尔夫人曾说她丈夫粗壮矮小，但实际上他却不是个矮子，只是胳膊和腿很短而已；他的身躯修长，脑袋又长又窄。眼角和嘴角一并向下耷拉着，使他看上去很哀伤。

沃尔夫问他：“赖克尔先生，你跟FBI谈过话吗？”

但他妻子抢着替他作了回答。“不，他没有，”她说道，“昨天我自己去的，简直毫无进展。他们什么也不肯告诉我，甚至都不愿意承认阿瑟是作为国家谍报人员在为他们卖命！他们推说这是纽约警察局的事——我早就找过警察局，根本是白费工夫！”

“我告诉过你，波琳，”赖克尔温和但并不怯懦地说，“FBI不会告诉人们任何事情的。警察局也不会，尤其是谋杀案。加上还有共产党员卷进来，他们就更三缄其口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坚持要到尼禄·沃尔夫这儿来，请他帮忙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FBI不想让人知道阿瑟是为他们做事——哪怕这意味着故意不让你找到凶手——你还指望能问出什么结果呢？”

“我相信正义！”赖克尔夫人宣称，但嘴唇明显地抖了一下。

我在笔记本记下这句话并画了一条线。

沃尔夫对赖克尔先生皱皱眉头：“这事情可能有些误会。我明白你

想让我经手谋杀案的调查，但现在你说你来找我是想搞清楚事情的经过。假如你的意思是让我调查警察局和 FBI，这事可就有点儿大了。”

“我可没那么说。”赖克尔先生反驳道。

“你是没那么说，但请澄清一下，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

赖克尔先生下垂的眼睛显得更哀伤了。“我们需要事情的真相，”他说，“我认为警察局和 FBI 很可能是为了维护他们所谓的公共利益而牺牲公民的私人权利。我侄子被谋杀，我妻子有权过问事情的进展，而他们却不想告诉她。我不希望事情就这么算了。这还是不是民主社会啊？我并非——”

“不！”他妻子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的话，“这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是一个共和国家。”

“我建议，”沃尔夫恼火地说，“我来概述一下，看我是不是都弄明白了。我会把在资料里读到的和你们告诉我的情况结合起来。”他把注意力转向那位妻子，希望盯住她的眼睛可以阻止她打断自己，“阿瑟·赖克尔，你丈夫的侄子，一个孤儿，在你丈夫的进口公司里工作，是一个干活利索的雇员，拿很高的薪水，住在你们位于纽约第六十八街的家中。大约在三年前，你注意到，每当讨论起政治和社会问题，他总是表现出激进的左倾政治立场，你规劝过他，但没有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变得越来越左倾，也更加直言不讳，最后，他变得和共产主义者没什么不同了。你们——你和你丈夫——和他辩论，并恳求他改变立场，但——”

“我是这样的，”赖克尔夫人猛然说，“但我丈夫并没这么做。”

“我说波琳，”赖克尔先生反驳说，“我也和他辩论过。”他看着沃尔夫说道：“我不恳求他改变，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权利那么做。我不相信恳求别人就会让他改变自己的信仰。我给他开薪水，但并不想让

他觉得他应该被迫妥协，”——进口商人的手颤抖了一下——“我喜欢阿瑟，他是我哥哥的儿子。”

“不管怎样，”沃尔夫仍旧冲着赖克尔夫人直率地说道，“他没有改变自己。他顽固地坚持着共产主义立场，赞成朝鲜的共产主义斗争，反对美国的行动。你最后觉得无法忍受了，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他放弃自己可恶的——”

“不是最后通牒，”赖克尔夫人纠正道，“我丈夫拒绝承认是最后通牒。我只是——”

沃尔夫替她说：“至少你让他意识到，你受不了他了，他在你家里已不再受欢迎；你肯定很强烈地表现出了这一点，以至于他被触动并透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他被 FBI 说服，于一九四八年作为间谍而加入了共产党。想警告他改变立场可没那么容易，绝对是这样。”

“我并没有说那是件容易的事。我告诉他——”她停下来，薄薄的嘴唇紧紧地闭着，好一会儿才松了口，“我认为他担心自己可能会丢了工作，毕竟他的薪水很高，远高出他做的工作应得的报酬。”

沃尔夫点头表示同意：“不管怎么说，他告诉了你他的秘密，你也答应替他保守秘密，你们实际上是结成了同盟。私下里你钦佩他，但在别人面前你又不得不装出谴责他的模样。你告诉了丈夫，但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你说这是一周前的事情，对不对？”

“是的。”

“星期六的傍晚，也就是三天前，你侄子被谋杀了。对于此事，虽然你对案卷上所描述的情况没有什么补充，但我们还是回头再看一下。他离开了寓所——也就是你的家——乘出租车到了谢泽尔餐馆，他在那儿有个约会。他约了三名女子和两名男子一起吃饭。其他人比他到得早，在吧台那儿等他。你侄子到了以后，大家一起来到预订好的桌

子前，坐下点了杯鸡尾酒。然后他取出了一个小金属药盒——”

“金子的。”

“黄金就是金属的一种，夫人。他从小衣侧面的一个口袋里拿出了那个药盒，放在桌上。在他和服务员说话的时候，药盒就一直放在那儿。大伙儿随意地聊着天，在一盘盘的菜、面包卷和黄油端上桌子的时候，药盒被挤到了一边。药盒在桌上放了十到十二分钟。点心端上来，你侄子开始吃的时候，想起了他的药盒。他在盛面包卷的篮子后面找到了盒子，从里面拿出一粒维生素胶囊，喝了一小口水吞服下去，然后开始吃他那份点心。六七分钟后，他突然大叫一声跳了起来，弄翻了他的坐椅。接着，他面容扭曲、四肢僵硬，一下子倒在地板上，蜷成一团不动了。医生匆忙赶到的时候，他已经断了气。事后发现，他的金属药盒里还有另外两粒胶囊，从外观看和他喝下去的那一粒很像，里面的东西就是胶囊原本的成分，对人体无害，但你侄子喝下去的那粒却含有氰化钾。有人把维生素胶囊换成了含有毒药的胶囊，谋杀了他。”

“没错。那就是——”

“请让我继续说下去。和你侄子一起就餐的一个共产党员朋友知道了他是个FBI卧底，你认定是他的那个伙伴偷换了胶囊，因此你通知了警察局的克拉默探长。你对探长接获报案时的态度很不满意，尤其是随后在昨天，也就是星期一的早晨，你跟探长谈过以后，径自到FBI的办公室见了一位安斯特瑞先生，结果发现他也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他的立场是：曼哈顿地区的凶杀案件都归纽约警察局管。你气呼呼地回到克拉默探长的办公室，但没能见着他，只和一个叫斯特宾斯的警官谈了谈，走的时候你更生气了。于是你同意了你丈夫今天早上的建议，来找我咨询，所以你们现在坐在这儿。我漏掉了什么重要的事

情吗？”

“有一件小事，”赖克尔先生清了清嗓子，“我们告诉了克拉默探长，关于阿瑟为了给FBI办事而加入共产党的事——这可是一个秘密。当然，我们和你的这次谈话也是该保密的——这很自然，因为我们是你的当事人。”

沃尔夫摇了摇头说：“还不是。你是想委托我来调查你侄子的死因？”

“那当然。”

“那么你应该知道，我在谨慎方面是无出其右的，我不会在任何限制下工作。”

“这样很公平。”

“很好。我会在大概明天中午时给你一个答复。”沃尔夫推开庭纸，拿起了支票，“这期间我可以先留着它吗？如果不能接受委托，我会再退还给你们的。”

赖克尔皱了皱眉，有点不知所措。他的夫人语带怒气地说：“你到底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们的委托？”

“我不知道，夫人。我希望接受；我需要这笔钱。但我会进一步调查一下——当然，是非常谨慎地。我最迟明天给你们答复。”

他们不乐意沃尔夫这么做，尤其是赖克尔夫人。她甚至从红色真皮椅子上站起来，嘴唇紧绷着拿回了支票。但在和她丈夫反复交换了意见后，他们决定妥协。她随后又把支票放回了桌子上。他们想再告诉我们更多的细节，尤其是关于他侄子的五个朋友的情况，但沃尔夫下了逐客令，他们只好不情愿地离开。在我送他们走到前门的时候，赖克尔礼貌地对我点了一下头表示谢意，但他夫人对我视而不见。

回到办公室，我把支票拿起锁进了保险柜，然后站在那儿听候沃尔

夫的吩咐。他翕动着鼻子，仿佛嘴里有一只蘸了山葵调料的牡蛎——这可不是他喜欢的吃法。

“这其实没什么用，”我说，“为了得到委托金，我们什么人都得接受。接下来我们怎么做进一步的调查呢？”

他叹了口气：“联系 FBI 的温格特先生，跟他说如果可能的话，你今晚想见他一面。我会跟他谈谈。”

“现在已经快七点了。”

“试试吧。”

我拿起我办公桌上的电话机，拨了 RE 2-3500，分别同一个陌生人和一个见过几次面的人谈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沃尔夫：“他人不在，明天早晨来。”

“预约一下吧。”

我照着办，然后挂了电话。

沃尔夫坐在那儿，对我皱着眉头。他说：“晚饭后我要交代你几件事。我们有最近三天的政府公报吗？”

“当然。”

“请给我找来。真该死。”他又叹了口气，“星期六，明天就是星期三了，简直像回锅的剩饭。”他站了起来，脸色突然一亮，“我去看看弗里兹怎么做那条鱼。”

他离开椅子，朝饭厅和厨房的方向走去。

第二章

曼哈顿星期三的早晨，空气都像从空调背后的散热孔吹出来的。企鹅可千万别来这地方。在去弗利广场的路上，我把夹克衫脱下来放在出租车座位的一边，但付了车费，从车里钻出来时，我把衣服重新穿回身上。就算汗流浹背，我也得向世人展示我是个强悍的私人侦探，能够搞定这一切。

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之后，我获准进入温格特那间位于角落的宽敞房间。他穿着一件衬衫，领带和衣领纽扣都散开着。他起身和我握了握手，寒暄之后邀请我坐下。

“自从你升迁后，我们就一直没见过面。恭喜啊。”我说道。

“谢谢。”

“不客气。我注意到你的口气有点勉强，我猜位高权重大概会有些身不由己吧。沃尔夫先生让我代他向你问好。”

“也请代我向他问好。”他的声音稍稍热情了一些，“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如何摆平那桩水银案子的。”他瞥了一眼腕表，“需要我为你

做什么，古德温？”

几年前，当我们同在军情局共事的时候，他还亲切地叫我“阿奇”，但那时候他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的间房，办公桌上也不像现在这样摆了五部电话。我跷起二郎腿，表示我并不赶时间。

“一桩小事，”我说道，“沃尔夫先生只是想查清一些事实。昨天有一对名叫赖克尔夫妇来拜访他，希望他调查他们的侄子阿瑟·赖克尔之死。你知道这桩案子吗？还是想再叫个人进来问一问？赖克尔夫人曾和一位名叫安斯特瑞的先生谈过话。”

“我知道这桩案子。继续往下说吧。”

“那我就可以省去一些不必要的说明了。赖克尔夫妇为这桩案子开出了七位数的价钱，而我们也想通过起诉那个杀人凶手赚点酬金。但我们毕竟是爱国主义者，不希望扰乱国家的正常秩序。赖克尔夫妇之所以求助沃尔夫先生，是因为他们认为FBI和纽约警察局把阿瑟之死当成一件令人遗憾但稀松平常的案子随便打发。他们声称杀害阿瑟的是一名共产党员，此人发现了阿瑟的FBI间谍身份。在我们就这一推断展开进一步行动之前，沃尔夫先生希望向你确认一些事实。当然，你可能不愿意承认阿瑟是你们的人，即使这意味着对我们隐瞒事实。对吗？”

“今天真是比昨天还热。”温格特岔开话题。

“没错。你能不能多少给点暗示呢，哪怕是使个眼色？”

“不能。”

“那我问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吧。报纸上对共产党员的事情只字未提，也根本没有提及FBI。那么FBI是否正在通过官方或其他的途径调查这件谋杀案呢？”

“可比昨天热多了。”他继续装聋作哑。

“的确。那其他人是什么情况呢？我指和阿瑟一起吃饭的那五个人，他们必然有很大嫌疑。你有没有任何建议、要求或指令？或者有没有什么你不希望我们涉足的领域？”

“湿度也明显上升了。”

“毫无疑问。我知道你想让我们停止追查，但你也担心如果这样做的话，明天报纸的头版头条将刊登‘FBI警告尼禄·沃尔夫不要插手赖克尔谋杀案’。另外，如果你想让我们停止调查，那就必须说明原因，否则我们将不会罢手。我就直说了吧，究竟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让你的思维不再纠缠于天气呢？”

“没有。”他起身送客，“出于旧日的交情，我很高兴见到你，你也仍然可以代我向沃尔夫问好，但请告诉他，他是在缘木求鱼。把你派到这儿来雄心勃勃地说什么想要查清事实！简直是厚颜无耻。他为什么不干脆要求我直接把所有的内部档案都拱手交给他？你选一个我不在的时候再来吧。”

快要走出房间的时候，我转过身提醒他：“广播里说，今天上午最高气温将达到华氏九十五度。”然后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弗利广场总是有许多出租车在等着拉客。我脱下夹克衫，钻进其中一辆，报了西区第二十街的某个地址。当我们抵达目的地的时候，我的衬衫已经和座位的靠背粘在一起了。我整了整衬衫，付了车钱，推开车门下车，再次穿上夹克，踱进一幢大楼。相对于美国法院而言，我对这地方——曼哈顿西区的纽约警察局重案组——要熟悉得多。同样熟悉的还有那些“密友”们，尤其是那间肮脏狭小的屋子里，坐在一张同样肮脏狭小的桌子前的那位。自从有一天我偷偷地抓拍了一份他们保存的文件之后，那些“密友”们就再也不允许我在这幢大楼里随意走动了，尽管他们始终没有证据能证明我抓拍了那份文件。

普尔莱·斯特宾斯警官有着一副魁梧健壮的体格，但长得不帅。他把锈迹斑斑的老式旋转椅随着他的后仰而嘎吱作响。

“噢，见鬼！”我一边坐下一边说，“我居然给忘了！下次再来这儿的时候我一定要给那把椅子带罐润滑油。”我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问：“你在盯着看什么呢？我的脸很脏吗？”

“你的脸脏不脏无所谓。”他继续盯着我说道，“该死的，那对夫妇为什么偏偏选中了尼禄·沃尔夫呢？”

我思索了片刻，也许是两秒钟。“我很高兴获知，”我用一种愉快的语调说，“警方和FBI正在如此密切地开展合作，纽约公民们终于可以安稳地睡大觉了。一定是我刚踏出FBI的大门，温格特就给这边打电话了吧。他说了什么？”

“他是和督察长说的。你想要知道什么？”

“也许我应该和督察长聊聊。”

“他现在没空。这么说来，赖克尔夫妇已经把这个案子委托给了沃尔夫？”

我皱了皱鼻子，说道：“赖克尔先生和夫人请求沃尔夫先生调查他们侄子的死。在他像旋风一样扯开这桩案子的内幕之前，沃尔夫先生想要知道，他的调查是否会干涉到那些对国家安全负责的人士的行动。我已经拜访过温格特，他正被高温天气所困扰，对此案似乎不感兴趣。我现在来拜访你是为了那名共产党员，案卷中并没有提及此事。如果说我们接受这份委托违背了公共利益，那么就请告诉我具体原因。我知道你和克拉默探长都认为我们连吃饭都是违背公共利益的，更不用说调查案件了。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事实。”

“啊哈，”普尔莱咆哮起来，“给你们事实？沃尔夫认为他能比我们更好地利用这些事实？呸！我现在就告诉你一个事实：这是一桩相当